

流年记

爷爷的桂花树

刘学光

雨点拍打着窗户，风呼呼地刮着，惊醒了我的梦。梦里有斑斓秋色，令我神游，如回故园。

想起儿时金秋的一个傍晚，爷爷在老家的院子里与我们一起玩耍。桂花自信而傲娇地盛放，花香沁人心脾，浸透了整个小院和房舍。爷爷喜欢养花，一棵硕大的桂花，被他养成了小院中的花王，不仅家人会对它多看几眼，就连街坊邻居也会走进小院抬爱它几分。

南宋诗人杨万里在《咏桂》中对桂花的描写，也诠释了它的珍贵：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

爷爷对桂花关爱有加，打理得格外细心，桂花树出落得亭亭玉立，枝叶蓬勃向上，如出水芙蓉，清秀可人，闻其香，观其状，皆欢畅。相对月季花、菊花、仙人掌，爷爷对桂花最为上心，一度让我不能理解。

一场夜雨过后，桂花落满了场院。雨后的清晨，爷爷捡拾着落在地上的桂花，待阳光明媚的时候晾晒起来。桂花干透，爷爷会用它泡酒。看他端起浸泡着桂花的酒，喝得那么惬意、那么喜悦，我也经常被他的情绪所感染。

长大后才知道，爷爷对桂花的偏爱，是发自内心的，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干扰的。正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喜爱，可能是因为人品、可能是因为三观、可能是因为才华、可能是因为性格……总而言之，一定是被其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气质所吸引，无法解释也不好定义，可能那就是缘分吧，说不透，讲不清。

猛然间想起毛主席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

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好一句“吴刚捧出桂花酒”，让我浮想联翩。

我们村的后街住着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残疾人大爷。一天，他来到爷爷家的小院赏桂花，拄着拐杖，拖着一条不能行走的腿。爷爷热情地招呼他，找了一个马扎让他坐下，二人拉起了家常。大爷看着金黄的桂花喜出望外，不时闻着花香，满脸的笑容灿烂如傍晚的霞光。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他们拉呱。

大爷讲自己抗美援朝的经历，炮火连天的战斗场面，他讲得惊心动魄，我听得激动不已。“那次战役，我们把美国鬼子打得落花流水，他们那个狼狈的样子，现在想起来都感觉过瘾。我还抓了一个俘虏，他举着手叽哩哇啦地求饶，我缴了他的枪，押着他回到连部，还立了功，受到了嘉奖。”

“后来，在一次冲锋中，我的腿受了伤，回到国内治疗。不然，我还能再抓好多俘虏……”大爷爽朗乐观的笑声，在小院里荡漾，爷爷不时回应着，表达对他的敬意。

爷爷拿出自酿的桂花酒，为英雄大爷斟上一杯。大爷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那份刚烈豪迈表现得淋漓尽致。奶奶拿出花生米和一个鸡蛋，给爷爷和大爷当下酒菜。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多数人都很穷，拿不出好的东西招待人。花生米和鸡蛋，已经是我们家最好的待客之物了。

我为大爷泡了一壶桂花茶，茶香袅袅。大爷喝着茶，讲得更加慷慨激昂，讲

到高潮时他嗖地起立，拄着拐杖，唱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爷爷、奶奶和我也看着他，跟着他一起唱起来。如今回忆起来当时的场面，仍觉激动人心，难以忘怀。

夕阳映照，桂花飘香，大爷起身告辞，我赶紧上前搀扶。他摸着我的头说：“孩子，别忘了抗美援朝那段历史。那是中国人最扬眉吐气的一场战争，打出了咱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大爷握着我的小手，由于握得太紧，握得我疼，我则被鼓舞得全身热血沸腾。

后来，我让爷爷嫁接了一棵桂花树，栽在了英雄大爷的院中。我时常去看大爷，帮他打扫院落，给桂花树浇水施肥。几年后，桂花树长成了高大挺拔的模样，花香也引来许多村民。大爷见人就表扬我懂事，还专程到大队办公室，当着许多人的面，向担任大队会计的父亲夸我。父亲又高兴又惊讶，因为我是偷偷帮助大爷干活的，从没和家人说过。

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成为村里人茶余饭后说道的“别人家的孩子”。20世纪80年代初，我读初中的时候，大爷得重病去世了。每每想起他，我内心都会升腾起一种力量，他的英雄气概，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前进，不敢懈怠。

后来爷爷去世了，奶奶也离开了老家，跟随叔伯到城里生活。我则外出读书工作，再也没有见过那棵桂花树，它从此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听小姑说，爷爷去世后，那棵桂花树不知何时枯萎了，至今没有人知道它枯萎的原因。

诗歌港

大海的絮语(外一首)

于功义

潮汐
将世上的千言万语
都储蓄在一排排浪花里
浪的滔滔潮的哗哗
那是抑制不住自己在
倾诉内心的话语

迎着浪潮的海鸥
知晓了波涛的絮语
用翅翼拍击浪花
标榜自己是海浪的破译家

其实，浪潮要说的话只有一句
——海岸才是回归的家

垂钓

岸畔垂钓的人
惬意地将钓线抛得很远很远
一条条咬钩的鱼儿被提起
哎！让你馋——
浪花望着馋馋的鱼儿
嬉笑
鱼说
我们离开大海
只为瞧一眼
陆上人们的日月
是如何的美好

霜花

赖玉华

大风冷雨后
满山的芦花，替我
写下一个节气
一树树银杏叶，为我
铺出一条金色的归途
故乡的粉黛乱子草，替我
拼写煽情的文字
家乡的母亲河，为我
守望那轮轻柔的明月
站在秋风中的我
凝视着，一夜
爆开雪迹的霜花
仿佛看到
田间地头的父母
顶着白霜
劳作的身影

石榴

王芝义

外表红
里面红
里外一样
没有伪装
不信，自开胸膛让人看
果然，里面更红
而且透亮

婆婆住平房的日子

张凤英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进入古稀之年，回想来到烟台后的生活，觉得最幸福的时光，是婆婆生活在幸福小区平房的那段日子。

那是一片不大不小的居民小区，居民大部分是原烟台机床附件厂的职工，左邻右舍都是熟人。那时候，每到过年过节，我们一家三口都会带着大包小包，去婆婆家的平房团聚。平房前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小院子，院子里有一架葡萄，还住着一对儿小燕子，由于它们的到来，整个家庭氛围祥和美满。大家庭二十多口人一起热闹地过节，其乐融融，令我怀念。

那时候，我在职业学院东校区工作，学校的待遇不错，逢年过节经常发福利。我们就带着福利去看婆婆。婆婆是典型的胶东女人，高高的个头，足有一米七，身体偏胖，皮肤有些粗糙，却富态可掬。婆婆从小没有姐妹兄弟，她的父亲是烟台港的码头工人，体魄也很强壮。我婆婆遗传了她父亲的基因。

我们到婆婆家团聚的日子基本上都是传统节日，或是婆婆的生日。每次春节、元旦、端午节、中秋节、婆

婆生日，婆婆都会叫弟弟妹妹代替她通知我们。接到通知后，我们会收拾一下学校发的物品，不够时再去商店买一些聚会需要用到的食材。我比较笨，一般都是弟弟妹妹炒菜做饭，我包饺子。其实，包饺子不在吃，而在包，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气氛非常温馨。金兰妹妹擀饺子皮，婆婆有时候也动手擀，我和娜娜妹妹包饺子。我包的饺子皮薄馅大、用手一挤，像跃跃欲试的小企鹅；娜娜包的饺子个头很大，像是展翅飞翔的小燕子。每到鞭炮响起，我们的笑声此起彼伏，一派祥和的景象。

吃饭期间，兄弟姐妹们经常聊一些家庭教育的话题，每次都争论不休。有的说孩子爱不爱学习是天生的，有的说爱不爱学习是教育的结果，有的说学习好的孩子指望不上，学习差的孩子才是报恩的……

当然，聊的最多的还是家族的历史，是父母亲老一辈的辛苦和恩情。那时候我们都很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姊妹们像竞赛似地给老母亲送东西。我想婆婆那时候应该很幸福。我们与伯父伯母家的堂兄弟们来往频繁，会互相参加孩子

们的婚礼，整个家庭聚会常常洋溢着家族兴旺、和谐美好的感觉。每每相聚，我都深刻地体会到祖训的重要。家和万事兴，人人为家族兴旺着想，我们的心里就充满幸福快乐。

金秋时节，院子里的葡萄熟了，品种是新疆的马奶子葡萄，又大又甜、色泽翠绿、晶莹剔透，我们争先恐后地采摘葡萄。有一年我没在场，婆婆特意为我留了一串最好的，她经常夸我是个好媳妇。

每年春天燕子飞回来的时候，我都特别开心，像过年一样。秋天燕子飞走的时候，我会很伤感，生怕它明年不再回来。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燕子飞走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平房也在老旧小区改造中被拆除了。我们幸福的大家庭慢慢走动少了。燕子似乎早就有预感，才选择了另外寻找筑巢的地方？

远去了，在幸福小区的岁月；远去了，我30多岁的快乐岁月。时代在进步，城市里高楼林立，80后、90后都喜欢洋快餐、下馆子，不喜欢自己包饺子，节日氛围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而我，却还是怀念着婆婆生活在平房时的那段日子。